

斯人逝——泉未涸 春正浓

□龚鹏建

保柱叔叔走了！甫闻噩耗，一时呆然如木。

二十多年前，在河北省文联办公楼上一间背阴的办公室里，他用信任的目光和诚恳的话语，指导我在文学的路途上采露而啜，御香而行……他是我初涉文学时遇到的首位启蒙者，其之教诲，令我受益终生。往事并不如烟！当年的那一幕幕，至今仍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1992年，我到河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系就读。大学时间充裕，没有繁重的课业负担，这对于喜欢舞文弄墨的我来说，自然是一件幸事，从此，我如鱼得水，笔耕不辍。当时，我最喜爱小说，大量读，反复写，总想响那么一炮，但终究笔法稚嫩，废品良多。自然少不了苦恼，可值得庆幸的是，自己并未就此放弃，而是咬牙坚持了下来。

小时候，我家的邻居是一位瞎眼的孤寡老人，他一世凄凉，终身未娶，晚年孤苦无依。他的一个本家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就想过继一个儿子给他，等他百年之后占有他那块宅基地。可过继给孤寡老人的这个孩子品质不好，经常虐待老人，后来索性跑走，与人合伙犯罪，终得伏法，老人又恢复孤苦无依的状态，最后凄惨地死去。这对“父子”的命运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终有一天，我写出了短篇小说《天上的云，地上的人》。小说写成后，投给两家杂志，都遭遇了退稿。后来，小说辗转到了时任《当代人》杂志副主编的朱保柱叔叔（因是父亲故交，我尊之为叔）手中。他看了后很喜欢，认为主题不错，但写得不好，建议我再做些修改。

这是我与保柱叔叔交往的开始。记得那是一个天气炎热的下午，自己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前往河北省文联，带着一副惶恐不安的心情，惴惴地走进保柱叔叔的办公室。他瘦瘦的脸庞面含微笑，十

分和蔼可亲。他亲切地招呼我坐下，先让我讲述一下自己创作这篇小说的过程和真实的想法。听完我的讲述，他耐心地逐段与我分析这篇小说，指出存在的主要问题，并详细讲解了如何进行修改。除了这些，他还给我讲了很多小说创作方面的知识，比如他以梁斌的《红旗谱》为例，以“平地一声雷”这句为重点，告诉我小说有一个简短有力却十分吸引人的开头是何等重要。他还以铁凝的创作为蓝本，激励我要多观察生活，努力地写下去……

1994年第12期《当代人》杂志发表了这篇小说，栏目标注的是“文学新人”，说明我还是文学界的一株“幼苗”。在以后的日子里，我这株“幼苗”，得到了保柱叔叔真诚地培育和养护，从那句句殷切的话语中，可以看出他是多么希望我能成为文学界的一棵大树啊！即便是我走上工作岗位后，他还时时鼓励我不要放弃创作，并为我的创作提供了大量帮助。

保柱叔叔是个热心肠的人，他退休后，在一些社会团体中担任职务，继续为河北的文学事业贡献自己的热量，培育更多的文学新苗。他时常与我通电话，询问我的创作情况，并为我取得了一些微不足道的成绩而欣喜。他的问候依然那么温暖，话语依然那么亲切，体现着一位长者对后辈无私的关爱。有了微信后，我们互加了好友，时常在微信中沟通交流创作心得。他的微信名为“井泉山春”，我觉得很切合他，在我心里，他就是一汪清泉，就是和煦的春风……然而令人痛心的是，无情的病魔在悄悄侵蚀着他的身体，两年的时间里，他顽强地与病魔抗争着，经受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可遗憾的是，他只字未对我提及，以至于他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我还蒙在鼓里，未能去看望他。悲哉！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保柱叔叔，你抛弃所有苦痛，一路走好！

难忘红色新闻小镇

□郝学军

前一段日子因作协组织采风，再次来到西戎，一睹西戎几年来的变化，令我无法忘怀的，仍是西戎的红色新闻小镇。

西戎镇位于涉县城东北20公里处，是一个只有6个行政村的普普通通的乡镇，它位于太行山深处，沟壑纵横，恬淡自然。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小镇，为新中国的新闻和广播事业谱写了光辉的一页，被命名为“中国红色新闻文化之乡”。

我曾经两次到西戎镇，第一次恰逢《人民日报》社旧址正在恢复修建期，未能一睹为快。那天在导游的带领下我们参观了“邯郸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旧址——沙河村。

1947年3月，国民党重点进攻延安解放区，中宣部副部长廖承志率领大队人马渡过黄河，到达涉县西戎村，紧急抽调《新华日报》（太行版）、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的精干人员，成立新华社临时总社，担负起面向国内外的宣传任务。当时，《解放日报》解散，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停播，这里就成为我党面向国内外的唯一的宣传通道。1948年5月，邯郸新华广播电台部分人员随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与中宣部一起到达西柏坡，重新回到党中央的身边，为新中国的新闻宣传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次到西戎恰逢作协采风。一下车，小镇牌坊两侧醒目的条幅映入眼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一带一路、精准扶贫”。自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西戎镇党委、政府从顶层设计到项目落实，“一带一路”在建设前中后、在发展中完善、在合作中成长，从梦想走进现实。西戎镇美丽乡村的建设，让我们仿佛看到了习主席的足迹和百姓对未来满怀信心的眼神。

我跟随作协队伍来到《人民日报》旧址。踏进小院，心蠢蠢欲动，一种发自内心的激情迫使我拿出手中的相机，将小院全貌留作永久的纪念。经过整修的小院焕然一新，房舍依然保存着原来的风貌。抗战胜利后，《新华日报》在涉县历经辗转来到西戎镇东戎村，到1949年8月一部分到西柏坡与华北《人民日报》会合，进入北京后正式成为《人民日报》至今。

古老的西戎经过历史的变迁，展现给人们的是一幢幢新农村的繁华景象，小镇不断发展，商务兴盛，与晋、鲁、豫的联系也日益密切。西戎的红色文化涵盖了全国，如今的西戎已是全国新闻广播、大专院校系统的革命传统教育和实践基地，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游客络绎不绝，纷至沓来。

本版邮箱：yzwbwszh@163.com



婚姻的见证者

□劲草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今年五一，是我和爱人结婚二十五周年纪念日。二十五年前的五一，我和爱人结束了半年多的爱情短跑，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记得结婚的前一天，颇有戏剧性。上午大雨滂沱，直到下午三点多钟才渐渐变小。我冒雨骑车到桥西的照相馆拿婚纱，怕婚纱被雨浇湿，我准备了个大塑料袋。爱人担心我不好带回家，提前赶到照相馆，又一路护送我回家，然后骑车返回桥西。夜晚，望着窗外阴霾的天空，淅淅沥沥地小雨，我默默祈福：但愿明天阳光明媚。

一觉醒来，太阳早已爬上了窗棂，匆匆忙忙吃了两口饭便开始梳洗打扮。待我刚戴好头花和胸花，七点钟响起了敲门声，母亲紧跑两步将门打开。爱人西装革履、手捧绢花笑嘻嘻地走了进来。我接

过花，跟父母道别后上了迎亲的小轿车，直奔婆家。未进小区，鞭炮、二踢脚便响起，报告接新娘子的车回来了。临近楼前，路两旁的鞭炮、二踢脚被点燃，噼里啪啦响个不停。在亲朋好友的簇拥下，我下车缓步走到家门口，和蔼可亲的公公、婆婆早已在门口笑脸相迎，改口、递红包。进家门后，刚坐在婚房的床上，婆婆左手拿着鸡蛋和油条，右手端着热好的牛奶，嘱咐我赶紧吃，要不然会饿一上午。望着可亲的婆婆，我的眼圈瞬间湿润了……

第二年的五一，儿子的出生为婚姻增添了甜美的佐料，让我更明白了家和责任的重要性。而爱人则送上了礼物来纪念这个节日。

二十五年，有过浪漫、甜蜜、争吵、磕绊，但夫妻之间相互包容和谅解，让婚姻更加稳固。“少年夫妻老来伴”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能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